

詞曲史

詞曲史

恭綽

詞曲史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再版

著者	王 易
校者	周 岸 登
出版者	曾 獻 聲
發行所	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電話一二三九八號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電話三一〇九〇號
分售處	各省神州國光社 各大書局
實價	精裝 二元五角 平裝 二元

詞曲史序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賦家分隸屈原，陸賈，荀卿，並雜賦爲四。屈主抒情，陸主說辭，荀主效物，雜則諧讖之屬也。歌詩則次吳楚燕代邯鄲等以當風，次漢興兵所誅滅，出行巡狩等以當雅，次宗廟送迎靈頌以當頌。其李夫人，幸貴人，中山孺子妾，未央才人，黃門倡等，則劇本之類也。周秦等則前代樂章也。謠歌詩聲曲折等則歌聲譜式也。劉班志實開文章派別之先聲，亦卽談藝家所自昉。法言論衡，片辭居要。至魏文典論，肇著專篇。自後作者，如文章流別論，文章緣起，實詳體制；詩品，翰林論，文賦，品藻，利病，多甘苦之言；劉勰文心雕龍，實課虛綱，羅前世，截斷衆流，歎觀止矣！楚辭，百官箴，七林，連珠集，玉臺新詠集，義專論品，總集斯興；至昭明太子文選，屹然爲藝海大宗。爰逮唐宋，體製漸歧，各明一義。徵文攷獻，論世知人，則有唐文粹，宋文鑑，南宋文範，金文雅，元文類，明文衡，歷朝文紀，古詩紀，全唐詩，全五代詩，宋詩鈔，宋百家詩存，全金詩，元詩

選明詩綜，列朝詩集，全唐文紀事，歷朝詩紀事，廣陵詩事，感舊集，篋衍集，湖海文傳，詩傳，詩人徵略，琬琰集，碑傳集之屬，託體獨尊，文也，而史寓焉。析體製，則文章襟喉，文章辨體，文體明辨等尙焉。談義法，則修辭鑑衡，四六法海，瀛奎律髓，唐詩鼓吹，古文緒論，唐音，唐詩品彙，藝苑卮言，談藝錄，說詩晬語等備焉。明派別，則有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標句法，則有主客圖，講聲調，則有談龍錄，聲調三譜。泊夫析賞攷證，鉅細兼賅，則有諸家詩話，四六話，四六談塵，賦話，讀賦卮言，漁隱叢話，詩人玉屑，丹鉛總錄，詩藪，然燈紀聞之屬，饒饒乎！彬彬乎！八音繁會，五采相宣已。然求其貫今古，窮源委，析利害，究正變，足與文心雕龍媲美者，史家惟有史通而已。詩文大國，既如此矣。詞曲導源既晚，託體甚卑，論蓋尤眇。如中州樂府，歷朝詞綜，昭代詞選，詞林紀事，本事詞，篋中詞之屬，則以徵文攷獻論世知人爲歸，而樂府補題，社稿也，元草堂詩餘，總集也，黍離麥秀之哀寓焉。如遏雲，家宴，尊前，花間，蘭畹，金匳諸集，草堂詩餘，則以嘌唱爲宗，間明宮調，如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花庵絕妙詞選，絕妙好詞，花草粹編等，則專示準繩，或蒐遺佚，如荆溪

詞衆香集宮閨詞閩詞鈔西泠詞萃湖州詞徵甬上近體樂府常州詞錄浙西六家詞明湖四客詞閨秀詞彙刊之屬或斷代或限地或限人開闡宗風專詠一物則有梅苑梅詞萍聚詞專用一調則有龜峯詞百萼紅詞聚紅詞友聲集碧瀣詞析源流則有教坊記樂府雜錄碧雞漫志正宮律示義法則有詞源樂府指迷作詞五要析派別則有詞辨宋四家詞選標句法則有詞旨訂聲律則有圈法美成詞而後來諸家圖譜欽定詞曲譜由此出焉萬氏詞律擅廓清復古之功天籟軒詞譜獨標雅正謝氏碎金詞譜旁注工尺取自九宮南詞意仿白石歌曲施之絃管尙隔一塵論音韻則有蓁斐軒詞林韻釋學宋齋榕園沈毛仲各家詞韻尙屬椎輪而謝氏碎金詞韻依黃公紹韻會舉要備注五音清濁戈氏詞林正韻晚翠軒詞韻一依集韻一依佩文韻折衷古今足何據依蓁斐軒雖最稱古本實同曲韻非詞家所適用下逮諸家詞話詞品詞統詞筌詞衷詞塵詞苑叢談之屬鉅細兼明凡詩文家所有箸述詞苑咸備焉論曲之書不逮詞家之繁實較詞家爲密如太和正音譜南九宮譜北詞廣正譜金元十五調骷髏格南

音三賴，嘯餘譜，南詞定律，欽定九宮大成譜等，則圖譜之屬也；如中原音韻，中州音韻，洪武正韻等，則音韻之屬也；如碧雞漫志，武林舊事，夢梁錄，輟耕錄，野獲編等，不專論曲，而沿革具焉。鍾氏錄鬼簿，爲元曲箸錄專書；臧氏元曲選，爲劇曲總匯；楊氏太平樂府，陽春白雪，則散曲存焉。而黃氏曲海，王氏曲目，爲曲家別開目錄一途。他如涵虛子曲論，詞品，丹丘先生論曲，王氏魏氏曲律，沈氏衡曲塵談，顧曲雜言，度曲須知，徐氏南詞敍錄，呂氏曲品，高氏新傳奇品，梁氏李氏曲話，焦氏劇說，徐氏樂府傳聲，則雜論南北曲之聲韻義法作家。盛明雜劇三編，汲古閣刊六十種曲，墨憨齋傳奇定本，則南曲總匯；雍熙樂府，又爲北曲南曲之總匯；綴白裘，則雜選南北曲，允推鉅編也。綜覽吾國二千年來談藝之作，大概如右所舉。其能以科學之成規，本史家之觀察，具系統，明分數，整齊而剖解之，牢籠萬有，兼師衆長，爲精密之研究，忠實之討論，平正之判斷，俾學者讀此一編，靡不宣究，爲談藝家別開生面者，闕無聞焉。南昌王子簡盒，十年來倚聲摯友也。去年教授心遠大學，撰詞曲史一編，用作教程。蓋感於廢學新潮，羣言淆亂，深

愍晚學無所折衷，將以祈嚮國學之光大，牖啓來者，導之優美高尚純潔要眇之域焉。蓋詞曲之爲體，忠厚惻怛，閎約深美，史公所謂隱約以遂志者，有惻隱古詩之義，足以移人性靈，愉人魂魄；冀得匡拂末流，涵濡德性，而反之於詩教也。方南昌亂亟，吾二人者，皆閉門論箸，數有切磋，媿少弘益。今將遠別，督序於余。特歷舉吾國古來談藝之著述，品論揚摧，俾讀者知此編位置所在云爾！丁卯六月威遠周岸登

詞曲史例言

文學全史，體大緒繁。詞曲一隅，範圍固隘；然與樂府同源殊體。是編尙論樂府流變，冀探其源；詳述詞曲演化，務明其體。

史家體例，本重敘述，間入議論，左馬已先。是篇敘述往跡，時參目論；篇首引端，義同序贊。

篇章之區，各以時代。篇題渾括，用攝其綱；章題顯明，以張其目。

詞盛於宋，曲盛於元。敘詞詳宋，敘曲詳元。明曲勝詞，曲詳詞略；清詞勝曲，曲略詞詳。

體製爲本，不厭求詳；作者爲跡，未免於略。

詞體簡約，例可繫人；曲篇繁重，例惟示始。

史稱載筆，文敍爲宜；文所難明，佐以表列。避檔冊之瑣屑，斬覽誦之清通。

稱引前說，或著或略。語待折衷，則標所自出；事無歧隱，則視若公言。直舉所知，無意掠美。

句讀符識，習見近籍，從俗援用，以利後生。

載籍無涯，聞見有限。取裁率爾，無漏爲艱。補闕訂譌，有待賢哲。

詞曲史目次

導言

一

明義第一

九

(一) 詞之意義

九

(二) 曲之意義

一四

(三) 詞曲之界

一八

溯源第二

二一

(一) 漢魏樂府

二六

(二) 南北朝樂府

三〇

(三) 隋唐樂府

三七

具體第三

四三

(一) 唐代詞體之成立

四三

(二)唐五代諸詞家·····	七七
----------------	----

衍流第四·····	一〇一
-----------	-----

(一)宋初樂曲之概況·····	一〇一
-----------------	-----

(二)北宋慢詞之漸興·····	一〇九
-----------------	-----

(三)南宋詞之極盛·····	一二四
----------------	-----

(四)兩宋词流類紀·····	一三一
----------------	-----

析派第五·····	一六一
-----------	-----

(一)北宋諸詞家·····	一六二
---------------	-----

(二)南宋諸詞家·····	一九一
---------------	-----

(三)金諸詞家·····	二二三
--------------	-----

構律第六·····	二三三
-----------	-----

(一)調譜·····	二三五
------------	-----

(二)韻協·····	二七一
------------	-----

(三)四聲……………二八四

(四)五音……………二八七

啓變第七……………二九三

(一)由詞入曲之初期……………二九四

(二)宋金戲曲之蕃衍……………三一四

(三)元代戲劇之完成……………三二二

(四)元曲本及其作家……………三三三

(五)元諸詞家……………三七九

入病第八……………四〇一

(一)明代詞學及其作家……………四〇二

(二)明代曲學……………四二三

(三)明曲本及其作家……………四三〇

振衰第九……………四四三

詞曲史

四

(一) 清代詞學之振興.....四四四

(二) 清諸詞家.....四六〇

(三) 清代戲曲之盛衰.....四九三

測運第十.....五一五

(一) 詞曲之現狀.....五一六

(二) 詞曲之前途.....五二四

後序.....五三〇

詞曲史

南昌王 易曉湘述

導言

東西諸國，文化各殊，溯其淵源，每由民族質性之有偏，居處環境之互異，用是演進，各展所長，經時既遙，遂歧趨尙。西方種糅國密，待競而存，生生所資，無敢暇逸，理智所注，科學興焉；中華地大物博，閉關自足，歷歲數千，同文一貫，情感所凝，文學尙焉。夫文學公物也，亦文化之果也，有文化者卽有文學，寧獨中國？雖然，事有偏勝，物有特徵。文學者，中國所偏勝，而數千年所遺之特徵也。西國未嘗無文學，而歷世未若中國之久，修養未若中國之深，好之者未若中國之多且專，此無可遜也。然則吾人姑謂中國文學甲於坤輿，殆非過矣！

雖然，國人之瘡於文學也亦甚矣！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迄於清，舉凡文士才人所畢生萃精力而爲之者，何莫非文學哉？其爲類也，有散有駢，有韻律，其爲體也，有文，

有賦，有詩，詞，歌曲。任舉一端，皆足耗其人半生心血以求一當。則妨生事，阻普化，非文學之本意也。然而業無倖成功，無虛牝力之所及，效則致焉。苟時方喪亂，尙申商之法，右孫吳之謀，用蘇張之策，抑文黜學，驅民以歸於慘礪苟營之塗，斯已矣。如其不然，欲養和平，康樂之風，存溫柔敦厚之教，使心聲所播，文采所敷，濡染瀾漫，蔚成國華，則藝不厭精，心無求暇。蓋文章政事，分道揚鑣，縱未兼長，無妨並進。使持功利之見，雜諸性情之間，行見顧忌遷就，無有已時，而支絀隳落，可立待矣。故惡高美之文學者，不必言文學，揭簡易以爲倡者，不足言文學。

所謂文學之優劣，果以何爲標準乎？徵諸中西論文者之語，可以觀矣。西方之論文，恆以讀者之賞鑒爲準，其重在外緣；中國之論文，則以文章之本質爲準，其重在內美。波斯奈謂『文學志在取悅於大多數人』，而杜甫乃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赫德森謂『文學論情述理，對大多數人類生興趣』，而昭明太子乃云『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梁元帝更云『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道會，情靈搖蕩』。察

其所揭之幟，則其內外輕重之不同明矣。故中國文學，惟務充內美，而不計外緣，其得在高超，而失在不普；西方文學，務容悅當時，趨附風尚，其利在廣被，而弊在委隨。此亦中西人性之殊，而文學根本之歧點也。

文章之內美，約四端焉：曰理境也，情趣也，此美之託於神者也；曰格律也，聲調也，此美之託於形者也。託於神者，爲一切文體所同需，託於形者，則詩歌詞曲所特重也。理境高矣，情趣豐矣，無格律聲調以調節而佐達之，猶鳥獸之不被羽毛也，猶人體之不著冠服也，猶舞無容而樂無節也。雖自矜其精神之美，何濟焉？詩序云：『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沈約云：『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則格律聲調之重，昔人固論之周已。

昔季札觀樂，聞聲而識其國風。詩三百篇，大率可被之絃管。故班固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夫聲不諧則樂不叶，欲詠其聲何由乎？故詩歌之與格律聲